

交互主体性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以杨宪益夫妇的《项羽本纪》英译为例

罗丹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交互主体性是目前翻译界的热门议题, 研究者们纷纷从学源追溯、与主体性的关系, 以及对翻译学的意义等方面对其展开论述。然而, 对于交互主体性理论自身的问题, 比如它的内涵和特征, 以及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尚未深入探讨。本文以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项羽本纪》为例, 揭示交互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以期对以后的翻译考察有所启发。

关键词: 交互主体性, 内涵和特征, 具体体现, 《项羽本纪》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是二十世纪初肇始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概念, 此后布伯、海德格尔、巴赫金、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人分别从神学、存在论、文本理论、阐释学和社会交往等角度对该理论进行过阐发, 使该理论逐步走下纯理思辨的神坛, 步入实践哲学的范畴。交互主体性理论虽然起源于国外, 但国内学者却将其运用到翻译领域中, 并引起人们对翻译中各主体之间关系及其主体性发挥的积极探究。

2. 交互主体性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概括

追溯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轨迹, 交互主体性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古希腊时期,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还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中世纪时期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问题开始萌芽, 但人的精神是依附于神而存在的, 人没有自由意志。在近代哲学中, 思维着的人成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启动了近代西方哲学主体建构的宏大工程。现当代哲学关注人的问题, 重视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人”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人, 而是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人的统一、社会性的人与个体性的人的统一。

胡塞尔(Husserl)于20世纪初提出的“交互主体性”概念正是这样的哲学背景下的产物。为了解决认识的普遍性问题, 胡塞尔构建了“先验自我”, 万物无不源于“先验自我”, 知识无不来源于“先验自我”的意识之中。然而, 胡塞尔逐渐意识到“先验自我”容易导致“唯我论”倾向, 只有从“自我”走向“他人”, 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 唯有在一个“我们”的世界里, 一门堪称名副其实的“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学说才能真正得以确立。胡塞尔构造出来的陌生者“也是一个自我, 但不是作为我自己的自我, 而是作为在我自己的自我中, 在我的‘单子’中的一个映现者。是第二个自我, 但这第二个自我并不绝对在此, 也并不真正地自身被给予, 勿宁说是作为他我被构造出来的”(胡塞尔 2002: 96-97)。在胡塞尔这里, 一度以主客体为轴心的传统认识论被主体间的新认识论取代, 问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否能够认识客体”, 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否及为什么能够认识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的存在如何对我成为有效的事”(杨恒达 2002: 100)。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通过不断的意向交流构成了单子共同体, 个别主体性变成了交互主体性, 作为交互主体的个别主体之间存在内在的和谐。胡塞尔由此正式完成了对交互主体性的理论构造。从胡塞尔得到的启示是: 自我是与他者(或者说他我)的意向交

流中建构的，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主体认识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互识、共通的关系。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交互主体性理论的贡献在于批判了以工具主义态度为特征的“我—它”关系，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我—你”关系，这种“相遇”关系意味着“我”全身心与“你”进行交流和对话，……这种关系才是真正的主体间的关系，是原初的本源关系（布伯 1986: 6-7）。同时，布伯没有全盘否定“我—它”关系，而是颇具辩证意味地指出，“我”与“你”相遇的纯净关系既超越时间又羁留于时间，即这种关系栖息于“你”的世界，却又不可不时时返还“它”的世界，流连往返于“我—你”的唯一性和“我—它”的包容性之中，这便是人类真实的处境（ibid: 9）。从布伯得到的启示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人（和万物）都置身于“它”和“你”两重世界，因此人有主体性和客体性两个方面。

海德格尔（Heidegger）指出交互主体性并不是先验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共识性和共同性，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存在”通过“思”得到澄清，而“思”只能通过语言来实现，因此“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 1996: 1068）。“存在”是比主客体区分和对立更原始的东西，即是说本真的“存在”超越了主客对立的状态，进入主客合一的境界，而这个境界不是把主体降格为客体，而是把客体升格为主体，变主-客关系为主-主关系。从海德格尔得到的启示是：自我与他者通过语言在“意义世界”中相遇和对话，正是在主体间真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中，人才能了解存在的真谛，才能诗意地“安居”和生存。

伽达默尔（Gadamer）提出的“视界融合”是交互主体性思想在解释学领域的体现。伽达默尔认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其理解必然受到“前理解”（先见）的支配，这种先见包含在我们的“历史视界”中，解释者的任务是在理解中扩大自己的视界，使之与其他视界相交融，即为“视界融合”（伽达默尔 2004: 8）。值得一提的是，伽达默尔认为文本（包括世界）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具有主体身份的伙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ibid: 465）从伽达默尔得到的启示是：文学不再是一种指向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文本也可以具有主体身份，理解是主体克服自身的“前理解”、在真正的伙伴式交谈中与其他主体建立对话关系的过程。

巴赫金（Bakhtin）也认为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对作品的阅读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发生碰撞，相互争辩、互相补充，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与价值相互交换，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把不同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但不是汇成一个声音，而是汇成一种众声合唱；每个声音的个性，每个人真正的个性，在这里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

（巴赫金 1998: 356）。从巴赫金得到的启示是：注重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保持个体的差异性，“我”与他者是独立的主体，意识不完全相融，而是在互动、冲突和互补中建立彼此共存的关系。对话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双向运动过程。

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表明，对交互主体性的思考已经进入社会实践的层面，至此交互主体性逐步走下纯理哲学的神坛进入实践哲学的领域。“交往行为”涉及人与人在生活世界的相互作用，是不同主体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与他人达成共识，从而实现相互理解、协调合作的行为，而“交往行为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之间相互依存。”（哈贝马斯 1989: 3）从哈贝马斯得到的启示是：个体应走入生活世界，与其他个体形成交互主体的关系，并在交往中遵守语言的构成规律和协调性规则，以达成主体间的共识，在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对话中实现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理化。

关于什么是交互主体性，包括胡塞尔在内的哲学家都是在自己的问题框架和理论思维范式中展开论述，因此国内外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界定。在梳理该理论发展的历程后，我们尝试性地进行内涵概括：交互主体性是对传统主体性，即个体主体性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本质是社会实践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主体性，包括主观能动性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两层内容，真正的主体性（即交互主体性）有主动性和受动性两个方面。

3. 交互主体性的四个特征及在杨译《项羽本纪》中的体现

交互主体性在西方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明确把该理论引入翻译学科是国内研究者的创举¹,从此翻译界掀起一股交互主体性研究的热潮,不少研究者从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的转向、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等角度入手,对该理论进行学理溯源、价值总结和道德呼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止步于理论的形而上思考和概念的笼统述说,至于该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具体如何体现,又能对以后的翻译活动起到什么样的启发和指导作用等问题,我们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有平等性、差异性、平衡性和整体性四个基本特征(罗丹 2009: 60),下面以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项羽本纪》为例揭示交互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3.1 平等性

交互主体性对主体性的超越在于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纠正了主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者对“我”而言不再是臣服于“我”并被“我”利用的客体,而是与“我”有同等身份的主体,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在翻译中,各主体应该相互尊重,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翻译活动,一切以个体为中心的主体性都应予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等主体在平等对话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大而言之,翻译中各主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也应保持互敬、互爱、互助、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对于原文中有文化或民族特色的东西,译者在译文中应尽量予以保留。

例 1: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气”是古代中国人解释宇宙起源、社会变迁、人的生存等各个方面的一个特殊概念。《庄子·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意思是万物的存在变化不过是“气”的作用。因此“望气”之术被运用到军事和风水等领域,根据人周围形成的“气”的颜色及形状预测这个人此后的吉凶祸福。范增劝项羽在鸿门宴杀掉刘邦就是因为他叫术士看过刘邦的“气”,深恐他日后对项羽的统治造成威胁。杨宪益夫妇的译文²如下: I sent men to watch the heavenly signs above his camp. They are of all colours and shaped like dragons and tigers—the signs of a Son of Heaven. (Yang Xianyi 2004: 25) 杨宪益夫妇将“气”翻译成 *heavenly signs* 也许不能说是完美的翻译,但它既尊重了原文的文化特色,也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相比而言, Watson (1961: 50) 翻译的“the sky”只注重读者的可接受程度; Cheng Tsai-fa (1994: 190) 翻译的“aeromantic signs”(可以逆向翻译为“气候占卜术的迹象”),气候占卜术指根据对气候现象的解释进行预言)既偏离了原作的含义,也可能误导译文读者。

3.2 差异性

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的差异性是一个与平等性互补的概念。一方面,对平等的诉求要求保留合理的差异。差异本身不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相反,抹杀差异会导致不平等现象: 我文化与他文化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叶秀山 2002: 23-24),因此文化间的差异应该尽量予以保留,而不能像消化食物一样简单地“化”于无形。同时,对差异的认可和接受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传统主体性哲学的不合理在于它试图以某种强势文化的差异取代其他文化的差异,使世界走向以它为中心的同一。如果译者因为性别、政治、宗教等原因刻意扩大甚至创造原文中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的差异,则不仅原文作者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译文读者真实了解原作的权利也将被剥夺。

¹ 杨恒达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地将该理论引入翻译学科的人,见“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2002);但许均在“怎一个‘信’字了得”(1997)中就提出“翻译是译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对话与沟通”,并主张他们之间互相尊重,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不牺牲一方的利益实现另一方的目标或利益,实际已经在提倡交互主体性的思想。

² 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项羽本纪》最早于 1959 年发表于《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笔者参考的是外文出版社于 2001 年初版、2004 年再版的《史记选》。

例 2：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项羽消灭秦军主力之后向函谷关进发，却遭遇刘邦军队的拦截，这才知道刘邦已经在他之前攻破咸阳，并且遣将守关地做起了在关中称王的美梦，项羽大怒，摆下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刘邦与项羽的力量对比悬殊，又触犯了项羽的大忌，樊哙的这两句话生动地描绘了刘邦当时所处的危急形势。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如下：**They are the chopper and board, we the fish and meat. Why should we take our leave?** (Yang Xianyi 2004:33)“刀俎”的意思是刀和砧板，中国人砍肉或宰鱼用的刀都是大把的宽刀，用“chopper”准确而形象；“砧板”一般翻译为“chopping board”或“cutting board”，这里不再重复前面的动名词，简单译为“board”。然而 Watson (1961: 54) 将“刀俎”翻译为“carving knife and platter”，将“鱼肉”翻译为“mincemeat”，于是乎在砧板上大力挥动斩骨刀的中国人竟变身为在浅口盘子里优雅拉动精致小刀的美国人，这无疑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体现，译者之所以能轻易地用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取代中国文化中的差异，根本原因还在于各主体的地位不平等。

3.3 平衡性

交互主体性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桎梏，人与人的主客体身份不再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即没有绝对的主体和客体，主体也就不能唯我独尊。因为主客体的身份可以转换，主体既有主观能动性，也有承担客体身份的客观受动性，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译者为例，译者一方面必须发挥主体性去了解原文并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译文，另一方面必须受到其他主体的平衡和制约。同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等也不是翻译中的绝对权威，各主体之间是彼此制约、力量互为消长的关系。必须承认的是，在这种牵制和平衡的张力中，译者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因为翻译中其他主体的主体性不能直接作用于翻译行为，只能通过译者的取舍得以发挥，译者的任务是在动态中维持各主体力量的平衡。

例 3：是时桓楚亡在泽中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桓楚是秦末、楚汉相争时期的人。会稽的太守殷通曾想抓住陈胜起义的契机发兵造反，于是召来项梁商量，打算委任他和桓楚为将领，项梁回答说桓楚当时亡命在某个沼泽地。由此推测，桓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勇士，也许带兵打过仗，因为触犯秦朝的法律而迫逃亡在外。如果翻译为“**Huan Chu was then seeking refuge/ in exile in the marshes**”，译文也简单易懂，读者很容易想象出一个懦弱可怜的逃难者，但这样一来，可能与作者想要刻画的桓楚的形象相去甚远。如果把上面的背景因素加入翻译中则译文难免出现信息超载的情况，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如何在作者和读者的利益之间维持平衡，这是考验译者语言和翻译功底的时候。杨宪益夫妇的译文简洁但含义丰富：**Huan Chu was then an outlaw in the marshes** (Yang Xianyi 2004: 5)。这里 **outlaw** 用得十分精彩，正如沙博里后来所得意的³，人们都以为这个词表示“为社会或法律驱逐的弃儿”，却不知它也有“不畏富贵强权的好汉”的意思。历史上关于桓楚的记载很少，他究竟为什么逃亡原因也不确定，但译者使用这个词涵盖了原文的两种可能性，也为读者的理解留下了活动空间。

3.4 整体性

交互主体性的整体性特征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真正的主体只能在与他人平等的交往互动中得以建构，自我和他者的意识在碰撞和冲突中互相补充，构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存的整体。在个体主体向共同主体转变的过程中，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体，而是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参与翻译实践的主体背后是他所属文化类型和社会阶级等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实际是文化与文化、阶级与阶级冲突或融合的缩影。译者应该以整体性为思维方式、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原文的含义、保证译文的前后连贯，并尽量实现各主体以及他们代表的文化和阶级和谐共存。

例 4：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³ 二十多年后，沙博里翻译《水浒传》，书名即为 *Outlaws of the Marsh*。沙博里本人对这个译名非常得意，因为他既躲过了四人帮的政治审查（把梁山好汉定性为双重叛变的罪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倾向（“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

这句话里有两个“陷阱”。首先，“分其地”是“瓜分他的土地”还是“分给他土地”？这需要对《项羽本纪》整篇文章有清楚的了解。熊心本是楚怀王熊槐的孙子，曾流落民间替人放牧，后来被项梁立为楚怀王以召集各地诸侯共讨秦军，等到项羽灭秦之后被封为“义帝”。如果“分其地而王之”是“分给他土地，让他称王”的话，一个已经是“楚怀王”和“义帝”的人还需要“让他称王”吗？这句话的前一句话是：“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项羽强调目前的局面全是他和各诸侯辛苦所创，这样一来还要分土地给“义帝”就不合情理了。况且从文章中项羽分封各路诸侯的段落也找不到义帝分到土地的证据。因此，“分其地”是“瓜分他的土地”的意思。“义帝”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毕竟表面上是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项羽跟诸侯说“分其地”。第二个问题，“虽”是“虽然”的意思吗？如果作“虽然”讲，这句话就存在逻辑矛盾，什么叫“义帝虽然没有功劳，我们本来就应该瓜分他的土地”？《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卷（1993：849）中“虽”字条的第4个含义为：“通‘须’。副词。本，本来。”《史记选评》对“虽”的解释是“明明”（徐建委 2006：26），如果这样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就能与整个上下文连贯起来：义帝明摆着没有功劳，我们本来就应该瓜分他的土地、各自称王。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就是这种理解：The Righteous Emperor has done nothing. Let us divide up his land and make ourselves kings. (Yang Xianyi 2004:37)另外两种译文却掉进了这两个“陷阱”：though he has done nothing to win merit, it is for various reasons fitting that we assign him a portion of the territory to rule(Watson 1961: 56); though Emperor Yi has achieved no merit, he should still be given a portion of the territory and allowed to rule as king (Cheng Tsai-fa 1994: 194)。

4. 结语

将交互主体性借鉴到翻译领域是一件及时而有意义的贡献。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往行为，交往的主体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他们的利益总是处于矛盾冲突当中，提倡交互主体性理论能防止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在承认人格平等及合理差异的基础上维持各主体利益在动态中的平衡，并在整体上实现各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然而，翻译理论不能停留在理论玄思的阶段，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描述翻译现象或者指导翻译实践。本文即是让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尝试：用《项羽本纪》中的四个例子展示交互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希望交互主体性能对以后的翻译活动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1] Cheng Tsai-fa, etc.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 Vol.1.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by Ssu-ma Ch'ien, trans.[M].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Watson Burt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by Ssu-ma Ch'ien, trans.[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3]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by Sima Qian, tra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 [4]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1998.
- [5]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76/1989.
- [6] 海德格尔. 语言的本质[A].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译)[C]. 上海: 三联书店 1957-58/1996: 1061-1120.
- [7] 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卷）[Z].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3
- [8] 胡塞尔. 笛卡儿式的沉思（张廷国译）[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77/2002.
- [9]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0/2004.
- [10] 罗丹. 翻译中交互主体性的理论渊源、内涵及特征探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 (2) : 57-60.
- [11] 马丁·布伯. 我与你（陈维钢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23/1986.
- [12] 徐建委. 史记选评（杨义主编）[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 [13] 杨恒达. 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A].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97-106.
- [14] 叶秀山.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Intersubjectivity and Its Embodiment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 translation of *Xiang Yu*

LUO D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Intersubjectivity is currently a hot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ers develop their discussion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its theoretical retrospecti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bjectiv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it ha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tc. However, as t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heory itself, for instance,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ts concrete embodiment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researches with profundity is still lack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lose the concrete embodiments intersubjectivity ha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purpose that this can positively enlighten translation activi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ersubjectivity,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concrete embodiments, *Xiang Yu*

收稿日期: 2009-10-19; 本刊修订: 2009-12-11

作者简介: 罗丹, 女, 湖南绥宁人, 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方向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 翻译的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E-mail: luodan19820406@163.com